

唐云岗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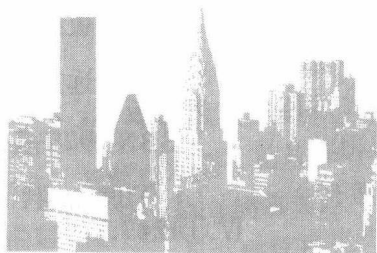
城市在远方

CITIES IN THE DISTANCE

上册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唐云岗
◎ 著



城市在远方

CITIES IN THE DISTANCE

上册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市在远方：全二册 / 唐云岗 著. —西安：太白文艺出版社，2010 (2014.5 重印)
ISBN 978-7-80680-807-8

I. ①城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73540号

城市在远方

作 者	唐云岗
责任编辑	曹彦王威
整体设计	廖辉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E-mail: tbyx802@163.com tbwyzbb@163.com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	550千字
印 张	34
版 次	2010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2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680-807-8
定 价	6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
邮政编码 101118

坦率地说出一切，所有我最近的著作都是
我的心史。

——果戈里

作者简介

唐云岗，笔名云岗，男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陕西蒲城县一个农民家庭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铜川市工作，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，铜川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1985年7月在《陕西日报》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《心之曲》，至今已在各种报刊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、散文数篇，并多次获奖，结集出版《永远的家事》一书。主要作品有：中篇小说《永远的家事》《弯弯的山路》，短篇小说《生活的网结》《山上，一棵挺拔的白杨》《爱的泪》，散文《红苕》《永恒的秦腔》《父亲》《家乡的柿子树》等。2010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城市在远方》受到各方关注，2011年该书获天津市第二十届“文化杯”全国梁斌小说奖长篇小说一等奖和第十二届北方十三省、市文艺图书奖。

目 录

城市在远方	(1)
社会与人生的双向审视	
——读云岗长篇小说《城市在远方》	李 星(522)
后记.....	唐云岗(527)
一个人的追求 一代人的宿命(节选)	
——唐云岗答《文化艺术报》记者问	(529)
再版后记.....	唐云岗(534)

第一章

1979年仲春的一个晚上，田堡村十六岁初三学生龙民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。

那一天晚上，龙民和同学们看了一场宣传计划生育的电影《甜甜蜜蜜》，虽然龙民没有体会到影片中“事业”的甜蜜，但片中漂亮的女主角使青春期的龙民浮想联翩。躺在床上，龙民久久不能入睡，影片中女主角的一笑一颦“蒙太奇”似的在他的头脑里闪回，特别是男追女奔一场戏中，漂亮女主角的胸脯一颤一颤地晃动，让龙民年轻的心也不自觉地颤动起来。不知怎么的，龙民的下身突然举了起来，惊慌中懵懂的他急忙用手按了按下身，不想竟溢出了些微黏液，同时一股舒适感隐隐传入脑际。好奇感促使他又摸了摸下身，立时那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舒适几乎笼罩了他的全身。龙民似乎管不住自己的手了，任凭他的手捏住下身，由慢而快地滑动起来……突然，急促呼吸的龙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一股浓浓的液体倏地从他的下身射了出来，那种从未体会过的感觉几乎让龙民昏厥过去，同时一种犯罪感也让大口大口喘气的龙民惊慌失措。

后来，龙民知道了这就是自慰，又名手淫。

其实，在这之前在农村长大的龙民，可以说对男女之间的事，只有一点朦朦胧胧的印象。

田堡村归渭州地区奉先县管辖，奉先县境内有一皇陵，县名便取“祀奉先皇陵墓”之意而得名。横亘在县境中间的瑶山，把奉先县分成了南北两部分，瑶山以南是连绵不断的平原，瑶山以北则是山区和残源，县城自然便建在了瑶山南部的平原上。田堡村地处县城的西北部，是田堡公社和田堡中学的所在地。村子散

落在偌大的川道里，村子的北边是一抹连绵起伏的石山，翻过山是一面不规则的残源，便是奉先县北部最大的镇——瑶北镇了。村子南边的土山相对平缓，树丛掩映中，隐约可见袅袅的炊烟。县道从村子东西穿过，往西去是龙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邻县县城，向东经瑶北镇往东南方向去，便是龙民梦里都想去的奉先县县城，可长到了十六岁，龙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。十三岁那年，村里一个在外当干部的人突然死在了水利工地上，处理后事时，家里可怜兮兮而又顽强地要求，一定要安排他的儿子去县城工作，最后县里果真把他的儿子田军安排到县纺织厂。于是，正在初中上学的田军立即扔掉书包，高高兴兴地去了县城。这件事对龙民的震动很大，但他的父母都是农民，无论死在什么地方也不可能有人安排他去县城工作，何况龙民并不希望他的父母死。

田堡村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，村民只能靠天吃饭。可那些年，天一点也靠不住，村民只好窝在村里紧巴巴地往前混。可越穷人们的占有欲越强，想的事也比较长远。这样，“娃娃亲”一下子在田堡村流传开来。孩子长到十二三甚至七八岁，田堡村的大人们便有点坐不住了，义不容辞地为孩子找对象，订婚。终于给娃们订下了“媳妇”或“女婿”，方完成任务似的长出一口气。娃们呢？虽对“媳妇”、“女婿”的称谓并不陌生，但突然之间自己有了“媳妇”或者“女婿”，稚气的脸上虽也有那么一丝羞涩，但心里却是说不清的朦胧。龙民家里穷，十岁的时候，父母虽也曾托人给他说过亲，但不知怎么着，却始终没有给他订下“媳妇”。那时候，龙民尚小，心里虽也对“媳妇”充满了好奇和神秘，却没有后来那么多的企求和冲动。但有一天，当班里十三岁的月莲也终于找到“女婿”时，龙民的心灵似乎一下子受到了伤害。

月莲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这一点龙民一上学就发现了。月莲的漂亮主要表现在两只眼睛上。这是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水灵灵的让人着迷。上小学时，龙民也是一个爱说爱动的学生，时常出一些洋相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。月莲每次笑得最响，最动情，笑完后总会用那双笑意犹在的大眼睛瞄龙民一下，很让龙民自豪又得意。其实，一上学龙民就喜欢上了月莲，但这种喜欢只是一种自然的萌发，和后来所谓的爱情根本沾不上边。月莲也似乎喜欢龙民，她那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说明了一切。这样，龙民便想方设法地讨好月莲。月莲家的状况要比龙民家好，龙民却要隔三岔五地送一些东西给月莲。有时候送一块橡皮，有时候送一支铅笔，其中最富有浪漫色彩的是送一些五颜六色的猴皮筋或头绳。每一次月莲都不经意地接受了龙民的东西，而且还会把猴皮筋或头绳扎在乌黑的头发上，很让龙民有一种奉献后的释然。那时候月莲在龙民心里没有丝毫的神秘感，在龙民

眼里，月莲就是一个漂亮、让人想接近的女孩。事实上，班里所有的男孩子都和月莲接近，至于为什么想和她接近，龙民和其他男孩子一样，实在说不清原因。直到有一天，龙民突然发现了月莲身上的一个秘密。那是四年级的时候，学校要排演节目欢庆国庆节，龙民和月莲被选进了校宣传队里。事实上月莲每一次都会被选进校宣传队，而龙民却没有她那么幸运，因此月莲往往表现得很自然，很不经意，龙民表面上虽也很自然，很不经意，但内心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。那一天排练中途休息时，男女“演员”又嬉戏、打闹起来，龙民自然和几个男同学与月莲打闹，嘻嘻哈哈地追逐中，月莲跌倒了，但她没有哭，仍然咯咯地笑。龙民和几个男孩子便扑上去胳膊她，月莲笑得腿在空中乱蹬，这时候，龙民突然看见了月莲裤子下露出的红内衣和白白的脚踝，在这一片红和一圈白中，龙民倏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眩晕，他突然觉得月莲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女孩了！从那以后，龙民似乎做了贼般地不敢面对月莲美丽的大眼睛了，也很少主动找月莲说话了。但月莲并没有发现龙民的异常。村里兴起“娃娃亲”的时候，班里大部分同学都让大人找下了“媳妇”或“女婿”，唯有龙民和月莲几个极少数人没有着落。但龙民心里却很瓷实，只要月莲没有“女婿”，谁爱找“媳妇”尽管去找，谁爱找“女婿”谁随便找，当时龙民就是这样想的。

上五年级的一天，月莲没有来上课，有人说她请假相亲去了，龙民听了后，心里不自觉地“咯噔”了一下，但很快便放下了心。在龙民心里，月莲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是不会找“女婿”的，再说谁又配给她当“女婿”呢？第二天，月莲穿着新崭崭的蓝咔叽裤子，粉红色的确良衬衫，又来上学了。一进教室，全班同学便围着她哈哈笑起来。月莲一愣，似乎意识到了点什么，脸一下子羞臊成了一朵红云，她跺了一下脚，手捂着脸，咯咯笑着跑出了教室。

月莲身上的新衣服，娇羞的举动证明了一切，龙民一下子傻眼了，虽然他也傻傻地笑，但心里却丢了什么似的空落落的。特别是当月莲手捂着羞红的脸，笑着跑出教室时，龙民觉得月莲仿佛变成了一团美丽的云彩，一下子让风吹到了天边，让他永远也摸不着了。

晚上，龙民辗转反侧，第一次难以入眠。月莲红色的内衣，白白的脚踝，手捂着脸跑出教室的神态……不断在他眼前闪回。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内心想法和现实生活的天壤之别，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在生活面前的无能为力。白花花的月光水一般洒在龙民的炕头，龙民眼瞪着窗外圆圆的月亮，心里突然蹦出了一条报复月莲的办法。时处盛夏，一场大雨过后，洼地里便淤积一潭混浊的水，这一潭水自然成了龙民和伙伴们嬉戏的场所。割草时，大伙儿先跑到水潭

边，一把将自己剥得精光，“扑通”一声跳进去，手刨着水，脚摔打着水，“扑通通”游过去，“扑通通”游过来，继而撩拨起水，互相击打，嘻嘻哈哈中，惬意异常。面对月亮龙民想到了这潭水。

第二天，龙民把想法告诉了最要好的朋友大平。他说：“月莲得罪了我，我想报复她！”大平却说：“月莲咋会得罪你？你可一直把她当‘媳妇’呀！”龙民瞪了一眼大平。大平伸了伸舌头，说：“行，收拾她，我早看不惯她了，咋样收拾你言传！”大平说着拍了拍胸脯。龙民便提到了那潭水：“咱们把她叫到水边，趁她不注意把她推下去，然后咱们跳下去，脱掉她的衣服。”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大平却嘿嘿笑起来。龙民看了大平一眼，觉得大平的笑很耐人寻味，笑意里似乎隐藏了什么，不由得让他又想到了月莲红色的内衣，白白的脚踝。

龙民的报复计划肯定没有实现，第三天他便把这一切抛到了脑后。但从此以后，龙民很少理月莲了。每当和月莲相遇时，龙民都把头仰得高高的，看也不看月莲一眼。但他的内心却虚虚地，总想看一眼月莲。月莲似乎也注意到了龙民的变化，却不愿深究，仍然无忧无虑地生活着。

1976年以后的中国，在田堡村人们心里充满了神秘莫测的感觉。在这神秘莫测的大环境下，田堡村涌出一阵一阵的浮躁。这浮躁漂浮在村子上空，游荡在人们心里，骚扰得田堡人无所适从，只得继续在生产队里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。

暑假，龙民在父母的威逼下，也参加到生产队“磨洋工”的行列中。在地里干活时，人们随便干两下，便一个个溜到大柿子树下，年龄大一点的男人躺在地上吃旱烟，女人纳鞋底，小伙子和年轻媳妇互相开着玩笑，诡秘的脸上充满了耐人寻味的笑，大姑娘们坐在一旁，羞红了脸，却“哧哧”地笑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龙民几个半大小子总想靠上去，听听他们开玩笑的内容，但都被呵斥到一边，说：“碎娃家，懂个，滚一边去！”但越不让知道，龙民几个越想知道；越想知道，大人们越不想让知道。龙民们对大人的事充满了神秘感。

一天，社员们在大柿子树下休息时，队里的大勃牛（公牛）也和其他牲畜一样，静静地卧在地上反刍着。突然，大勃牛似乎发现了什么，一下子从地上弹起来，竖起耳朵，“哞哞”地疾叫了两声，尔后竟挣断缰绳，撂开蹄子跑了，跑着跑着，肚子下面突然伸出了一条又红又长的玩意。人们被大勃牛的举动惊呆了，顺着它跑去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外队一个饲养员正牵着一头母牛悠闲地走着。人们似乎醒悟了，一个个高兴地大呼小叫，急忙尾随着大勃牛跑去。牵牛的人被这个场面吓坏了，竟傻傻地站着。眼看着大勃牛要赶到了，他终于反应过来，急

忙扔掉缰绳，落荒而逃。大勃牛扑上前去，前蹄竟然腾跃起来，搭在了那头母牛身上，身下又红又长又硬的玩意儿也一下子插进了母牛的阴道里，腰也急速地拱了几下，只这几下，母牛便被压倒在地上。大勃牛从母牛身上下来，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顺。

人们被这个场面惊得目瞪口呆，尔后便哈哈大笑。龙民几个也乐得哈哈大笑，不想村里外号“二流子”的却摸了摸龙民的头，趴在他的耳朵上悄悄说：“知道吗？你大跟你妈也干这事。”龙民的脸立时憋得乌红，对着“二流子”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你大和你妈才干这事呢！”社员们这下子更乐了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翻，有几个女社员差点背过了气。

又一天劳动中途休息时，村里最漂亮，说话却又最放肆的大虎媳妇莲花嬉闹中，被“二流子”几个摁倒了，“二流子”几个按着她不停地胳肢她，莲花笑得白腿、白胳膊乱蹬乱舞，不提防却被“二流子”几个解开了腰带，又顺手抓起一把土，塞进了她的裤子里，社员们又被逗得哈哈大笑。过后，村里一个外号“老汉”的人吃着旱烟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大虎媳妇胳膊窝有毛毛？没想到大虎媳妇胳膊窝有毛毛！”队长瞪了他一眼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吱哇啥哩，你婆娘胳膊窝没毛毛？”“老汉”拍了一下手，大声说：“没有，真的没有！”大伙儿又哄堂大笑。“老汉”五十多岁，以前无论大小人从不把他称呼什么，而是直呼其名。“老汉”有点恼，便说：“我都是老汉了，是人不是人还把我叫名字！”有人便说：“那就叫你‘老汉’吧。”人们觉得有理，以后便把他叫“老汉”。“老汉”虽不乐意，却无奈他何，只得听之任之。

在那一段浮躁的日子里，田堡村的人们就这样随意地打发着日子，日子在田堡村人的随意打发中，自然也丝毫没有起色，倒是一件传闻一下子吊起了全村人的胃口：电工高大宝和供销社营业员彩秀勾搭上了！龙民缺乏对“勾搭”一词的理解力，但他知道两个人“勾搭”，肯定两个人有关系。

彩秀不是田堡村人，她是县里安排到田堡供销社上班的。彩秀长得娇小玲珑，身上散发出好闻的味道。每次到供销社买东西时，龙民都喜欢偷偷看彩秀一眼，彩秀那保养得很好的皮肤，干干净净的穿着，总会让他的眼睛一亮。可现在彩秀却被田堡村人和高大宝扯到了一起，说什么龙民也不相信。虽说高大宝是田堡村的一个能人，变戏法似的能修各种机器，可高大宝是农村人，而彩秀是吃“商品粮”的，也就是城里人。那时候在龙民和所有田堡村人眼里，农村人和城里人“勾搭”，那是无法想象的，更何况高大宝还是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农村人！可无法想象只是想象，事实终究是事实，高大宝媳妇打彩秀的举动，充分证

明了这一点。

那一天，田堡村过年似的热闹，人们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奔走相告一件让人人兴奋不已的事情：大宝媳妇终于打彩秀那个骚货了！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田堡村的男女老少自然一窝蜂地向供销社涌去，龙民也加入到看热闹的人流中。到了供销社门前，只见大宝媳妇正揪着彩秀的头发，左右开弓，不停地扇打彩秀白嫩的脸，边打边骂：“我让你卖，我让你卖！”这时候，大宝媳妇的二姑冲了上来，喷着唾沫星子说：“和这烂尻说什么，脱了她的衣服，让社员们看看她的尻有多骚！”说着，一把撕开了彩秀的确良短袖，立时一对白皙、饱满的乳房直挺挺地暴露出来。彩秀急忙用手去掩，却一个踉跄，摔倒在地。大宝媳妇抬起脚狠狠踩向彩秀的下身，说：“我让你骚，我让你骚！”大宝终于急乎乎地赶来了，他臊红着脸，连拉带扯，几乎是抱着媳妇离开了。彩秀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手捂着胸，含着泪向供销社院子走去。看热闹的人意犹未尽，挤眉弄眼议论着大宝和彩秀。“二流子”“啧啧”叹道：“看人家彩秀那奶子，嘿嘿！大宝他妈的真有福！”看热闹的人一愣，终于心领神会，眼瞅着“二流子”哈哈大笑。龙民没有笑，他似乎明白了一切，却似乎什么也不懂。不过，彩秀的乳房的确好看，多少年以后，彩秀那一对白皙、饱满的乳房还不时在龙民的眼前浮现。后来，彩秀离开了田堡供销社，大宝也和媳妇离了婚，果真和走了的彩秀结了婚。田堡村的人自然都痛骂这一对“狗男女”。但龙民分明看到，村里所有人的眼里，却充满了对这一对“狗男女”的羡慕，这让懵懂的龙民越发对人生充满了好奇。

就在田堡村人的浮躁中，十四岁的龙民踏进了田堡中学的大门，开始了他的初中生活。十四岁的月莲自然也进了初中，而且又鬼使神差地和龙民分到了一个班。那是1977年的春天。

田堡中学位于村东的缓坡上，学校不大，却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田堡公社（那时候叫乡）办的第一件大好事。学校建成后，方圆几十里的庄稼人，为了感谢政府，集资捐款买了一对大石狮子，用马车拉着，敲锣打鼓送到了乡政府，说是要用石狮子镇守政府大门，永葆人民政府万年常青。当时的乡长激动万分，却坚不受用，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，是把石狮子放在了新修的学校门口。这样，两个威风凛凛的石狮子既镇守着学校大门，又镇守着田堡村的东大门，成为田堡村一个标志。前些年，已在学校门口风雨无阻站了将近二十年岗的石狮子，被划入了“四旧”的行列，但当破“四旧”的人扛着大锤，浩浩荡荡来到学校门口时，两个石狮子却消失得无踪无影，很让全村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进入学校大门，是一块不大的场地，穿过场地，便是一个建筑风格别致的舞

台，舞台后面紧挨着一溜平房，平时是学校办公的地方，有演出时，便成了演员化妆的场所。全公社学校会演时，龙民和月莲都在这个舞台上亮过相。那次龙民要说一段“批林批孔”的快板，台下龙民已把这一段快板背诵得滚瓜烂熟，但扎着红领巾，穿着借来的白衬衫、蓝裤子走上舞台后，他却异常紧张，额头上还渗出了汗珠子。说快板要在舞台上走动，但龙民手举着板子左右活动的范围过大，而且走得快，像赶集似的，匆忙中十句台词还忘了两句。从此后，龙民心中虽充满了表演欲望，也设想过许多引人入胜的场面，但却再也没有上过台。按龙民后来的说法就是：我可以当导演，当演员不行。月莲和人合作演一段《龙江颂》，台上和台下的形象也差别很大，按行话说，“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”。倒是金源小学一个嘴唇丰满，扎着两条大辫子的女生，让人们啧啧称赞！她和一个男生演唱《兄妹开荒》，但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个男生，把目光全送给了她。一上台她便先声夺人，那姣好的模样，羞答答的表情，自如的姿态，悦耳的嗓音，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，连大平也瓷了眼，任凭鼻涕流到了嘴边。后来龙民知道了她叫玉珍，现在也进入了田堡中学，还和龙民、月莲同在一班。但龙民发现同班的玉珍和那一次台上的“妹妹”却判若两人。同班的玉珍是一个不爱说话，看人眼神怯怯的姑娘，既没有台上“妹妹”的娇嗔，又没有台上“妹妹”的活泼调皮，这很让龙民失望。舞台的两边，是两排对称的平房。每一座平房被分为两部分，约占三分之二多的地方，便是教室，另一部分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。西边教室的前边，有一溜砖砌的窑洞，被用作了女生宿舍。住校的男生则被安排到两个大教室中住宿。龙民不用住校，自然不用周六下午回家背馍，周日下午背着馍来校，过玉珍那样住校生的艰难生活。

田堡村人虽然仍在浮躁中，但田堡中学却在浮躁的大环境下，有了新的变化。因为“臭老九”已经不臭了，学习又重要起来。1977年，田堡中学一下子考上了三个中专生，田堡村在瑶北高中上学的两个娃竟然考上了大学。一夜之间，这几个祖祖辈辈和黄土、老牛、庄稼为伍的农村娃一下子成了城里人，吃上了“商品粮”，而且很快便退了农村的“媳妇”、“女婿”。田堡村沸腾了，人们兴奋地仿佛自己脱了农皮，进了城，继而便教训起了自己的儿和女：“你看看人家……”田堡中学也进一步发出了动员令，老校长王帮奇似乎焕发了青春，在全校师生大会上，他激动地说：“宁肯掉十斤肉，也绝不让学习质量下降，一定要把‘四人帮’耽误的时间夺回来……”会后，王校长带领师生，在学校后面操场旁边的地里挖出了已埋了十年的一对石狮子。两个石狮子又威风凛凛地镇守在学校的大门口。田堡村人惊诧不已，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王校长是如何把石狮子

埋在学校后面地里的，而这个秘密又是如何保守了十年的？

龙民父亲龙大农在庆幸没有给龙民订“媳妇”的同时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龙民身上。龙大农虽是一个农民，但不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而是一个精明的农民。在龙大农心里，自己的儿子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龙民小时候，他曾经用粮票考过龙民，那可是一个小数加减方面的难题，可尚没有上学的龙民愣是解开了这道难题，让龙大农吃惊之余欣喜异常。但那年头，田堡村人看不到希望，龙大农也看不到多大的希望，因此，他恼怒地给儿子起了“龙民”的名字，不言自明，就是让儿子老老实实继续当一个农民。现在机会来了，龙大农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娃呀，要好好念书哩，书念成了进城去，那城里美着呢！”

龙民没有进过城，自然不知道城里有多美，但田堡村去过城里的人，特别是父亲的感叹，让龙民对城市充满了幻想。但这时候龙民学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进城。他是一个要强的学生，他的内心总想哪一点都比别人强。小时候，割草他要比别人割得多，拾麦要比别人拾得多，和伙伴们在一起玩，他要当娃娃头，和女孩子在一起，他只和最好的女孩说话……但要强归要强，生活是生活，生活并不总是青睐于龙民，譬如在吃和穿方面龙民就无法和有些同学比，甚至还赶不上月莲。吃饭别人看不到，尚且不论，穿的方面龙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，一年几乎只有一身衣服，而且基本上是用家织布做的，月莲还有一件粉红色的确良衬衫呢！龙民很苦恼，却无能为力。但在学习上，龙民是不会让任何人的，他不但是全班第一，而且是年级第一，但龙民却不敢丝毫懈怠，因为第二的月莲并不比他差多少。

上初中后，龙民很少和女生说话，一方面是因为学习压力大，没时间；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大环境忌讳同龄男女交往。但对龙民来讲，最关键的是班里还没有一个女生让他感觉到非要交往不可。玉珍虽然长得还可以，学习却不溜，据说家里已经给定了“娃娃亲”。月莲是有“女婿”的人，现在就在田堡中学，这一点龙民记忆犹新，一想起就不由自主地有点气愤。何况他觉得长大了的月莲已不那么可爱了，她的头发总也长不长似的，随便梳两个小辫，一点也不好看；眼睛还是那么大，却失去了会说话的神情；穿衣仍然干净，但走路太快，让龙民总觉得她一个肩膀比另一个肩膀高。尽管如此，月莲仍然是全校最光亮的女孩之一，不仅仅是因为她长得比一般女生好，主要的她还是全校的学习尖子。但龙民就是不想理月莲，特别当月莲在那么多同学面前说了他一句“这凤娃”以后，何况她还是龙民学习上的竞争对手呢！

其实，月莲也不想理龙民。小时候，龙民是喜欢和她玩，但喜欢和她玩的男

孩多呢。定亲后，她感觉到了龙民对她的冷淡，她有点好笑，却想不通其中的道理，也就没有在意。但上初中后，龙民对她趾高气扬的态度，让她多少有点气恼。特别是那一次，她主动和他说话，可龙民却不冷不热地对待她，气得她说了一句：“这贱娃！”她觉得这只是一句亲昵的骂话，可龙民却狠狠瞪了她一眼，而且扭头就走，把她晾在了一边，让她在那么多同学面前十分尴尬。“龙民你有什么呀！”她想，“长得不难看，走路却驼着背。这两年不知咋回事，鼻子旁还长了两个红痘，难看死了！你是学习好，可我也不比你差，有什么呀！”这样，月莲也不理龙民了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月莲心中越来越郁闷，特别是家里给她订的那门亲，已成为她无形的压力。定亲时，她还小，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可现在她越来越厌烦这门亲事了。那个男孩子叫杜福来，老实是老实，但学习却很差，和人家龙民相差十万八千里。最不能让她忍受的是，这两年过年的时候，杜福来的父母总要带着他来给她家拜年，每次总会向田堡村的人做广告似的招摇过市，很让她羞于见人。可苦恼是苦恼，她却无能为力，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埋头学习。

就在龙民和月莲日渐形同陌路中，时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1979年，他们也成为“文革”后田堡中学第一届初三生，龙民也终于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：嗓音变粗了，脖子下还长出了小小的喉头。但更让龙民难以启齿的是，他的下身竟然长出了一圈稀疏的毛毛！起初，龙民还有点害怕，但上厕所时，看到其他同学也有那些东西，而且大平几个还那么多，龙民便放下了悬着的心。但龙民的心却难以安静，他竟然有点喜欢偷偷看女孩子了，有时候还出了神！龙民有点恨自己，极力压抑自己的念头。但他却经受不住电影的诱惑。龙民喜欢看电影，只要村里放电影，龙民宁肯不上晚自习也要去看。那时候，公社放映队已不再放映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之类的电影，而是放映一些新拍的电影。这些电影上的女演员都很漂亮，说话也很好听，特别是挺起胸脯走路的姿势，龙民见都没有见过。有时候，龙民看着这些女演员，不知怎么着竟想到了彩秀，想到了彩秀那一对白皙、饱满的乳房！

这样，十六岁的初中生龙民终于有了第一次自慰！

第二章

那一晚后，龙民做了贼似的不敢看人。有人特别是女生无意看他一眼，或背着他说什么，他的心便怦怦地乱跳，以为他们知道了他的秘密。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，走路也丢了魂似的匆匆忙忙。白天，他极力压抑自己，让头脑集中于课堂和习题中，可不知不觉中，他却手托着脸，或嘴噙着钢笔出了神，痴痴呆呆地像有了病。一次，他正发呆时，班主任李老师点名让他回答问题，连叫了两次，他却盯着李老师无动于衷。气得李老师走到他面前，用教棍使劲敲了两下桌子，他才受了惊似的，腾地站了起来，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回家后，他感觉母亲看他的眼神也怪怪的，父亲又给他说“那城里美着呢”时的眼神，也似乎意味深长。不知怎么着，他心中的无名火倏地升起来，莫名其妙地将饭碗扔到了一边。母亲犯了错似的搓着手，眼泪吧哈吧哈往下掉，父亲恼怒地说：“饭不好你说嘛，摔碗干啥嘛？你看看村里谁家的饭能好到哪达去，越大越不懂事了！”但他谁也不理，背着书包就出了门。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之时，那种舒适的罪恶感又偷偷地爬上了龙民的心头。

龙大农家只有四间房子，和渭北人盖房一样，四间房都盖在了一边，另一边是一片白光光的院子。龙大农常常站在院子当中感叹道：“等有了钱，说啥也要把这半边房盖起来，到时候，两个儿子一人一半，我的手续就了结了！”话是说了好几遍，时间也过去了好几年，龙大农的手续却仍然没有了结。龙民妈善于理家，四间房眼下并不显少，她和龙大农、女儿龙红住一大间，龙民和弟弟龙兵住一小间，另一间做了伙房，而且收拾得很干净。

晚上放学回家后，龙兵已进入了甜甜的梦乡，龙民还要学一会儿习后才睡觉。过去，睡在炕上闭着眼默背公式、定理、概念中，他便睡了过去，可这几天，他一钻进被窝，那一晚发生的事便鬼魂附体似的缠绕上了他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电影里漂亮的女演员，彩秀白皙、饱满的乳房，月莲的红内衣、白腿腕，甚至玉珍怯怯的神情……放电影似的，在他的眼前闪回，他的手不自觉地向下身伸去……眼前飘忽的月莲一下子又可爱起来，特别是那一双大眼睛，似乎充满了诱惑。玉珍低着头，看人一眼怯怯的眼神，也仿佛是羞答答中的柔情似水。恍惚中，龙民不觉想到了月莲、玉珍她们身体上的异样之处，是啊！她们的胸脯已不再和他一样，平展展的，月莲的胸已微凸，玉珍的胸已经算得上挺了，怪不得她们走路低着头，急匆匆的，龙民以前仿佛并没有发现这些变化……

龙民忽然想和女孩子在一起了，尤其想和女孩子在一起睡觉。但这时候龙民心中的“睡觉”，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睡觉而已，并不像以后一想起和女人睡觉就有那么深刻的含义。事实上，十六岁的龙民还真的不知道如何和女人睡，但这时候的龙民就是想和女孩子睡在一起。这个念头一闪现，龙民就吓了一跳，但只是一跳，这时候的龙民实在没有以后那么多顾虑，他考虑最多的是和谁睡。和月莲？月莲和他一样住在家里，不行！和玉珍？玉珍和十几个女生睡在一个宿舍，不可能……他忽然想到了同班另外一个女生张芸。

张芸是一年级教语文的孙老师的女儿，她一直住在她妈的宿舍里，这些日子孙老师不知什么原因回家了，她便一个人睡。这时候，张芸一下子在龙民心中膨胀起来。经过“周密”的考虑后，这一天，龙民起了个大早，随便抹了把脸，便匆匆出了门。天依然黑沉沉的，路上没有一个人，龙民行走的脚步声，在寂静的黎明异常的刺耳，仿佛他“咚咚”跳动的心。走到半路，学校起床的铃声响了，他不由得加快了步伐。进门时，校园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男女生宿舍纸糊的窗户里透出朦胧的灯光。龙民做贼般的溜到孙老师门前，心似乎一下子涌到了嗓子眼，头发也仿佛“刷”地竖了起来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紧张地在孙老师门前转了几个圈。校园里渐渐有了嘈杂声，龙民越发急了，他心一横，快步走到孙老师门口，心里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落在手上却是轻轻地敲了一下门。屋子里传出了张芸惺忪的声音：“谁呀！”龙民倏地清醒了，急忙一溜烟似的跑了。

这一天，龙民的头脑出奇的平静，仿佛又回到了以前，上课时脑子再没有开小差，回答老师的提问也非常踊跃、敏捷。

龙民的想法没有实现，但田堡中学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，一夜之间